乾象通鑑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六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七星後論

歲星犯七星　熒惑犯七星
鎮星犯七星　太白犯七星
辰星犯七星　客星犯七星
彗星犯七星　孛星犯七星
流星犯七星　雲氣犯七星

歲星犯七星

天文別録曰歲星守七星則王道昌法度著守謂順軌得度而守非犯守也故石申言歲守七星順度則王道昌賢人舉

天文總論曰歲星逆犯七星則治道弛廢邪使在君側天下有濫賞若出入留舍七星又失常色亦違本度則天子自將兵禦盜賊亦曰兵起不意之患

京房外傳曰歲星逆犯七星有芒角則國不用賢小人在位

乾象新書曰歲星失行不順度犯七星其國有暴

兵戰則失大将守則榻輕

海上占曰歲星經天犯七星及有芒角炸東西南北熒熒不靜其分有白衣之會亦主大兵四起戮及生民血流地上

京房災異後序曰歲星逆犯守七星及六十日已上者其國喪地若順度守及六十日其國有自立諸侯

一行游儀論曰歲星失色逆行犯七星其野有死相亦主天都歲荒饑貴民有饑色若犯守及百日其下五穀不熟天都失賢相

郗萌曰歳星變色失行犯七星　至百二十日其野有易王若得正色順軌得度順守者其野有興王犯之淺者則有衣服文綉之美犯之深者其野有王者興亦曰王道昌盛

通天占曰逆犯七星其野庶人僭王服失度變色犯一百四十日不去既去復居之及七日者有更王亦曰有白衣之會

熒惑犯七星

天文別録曰熒惑逆犯七星則天都有兵憂若守之環繞成鉤已其分有急兵又日憂內變若芒

角芒兩相出入其野有立王又曰有自立諸侯

天文總論曰熒惑出守乘凌而入七星則其國有兵事亦主有衣裳之修若芒角不定其分有急兵破軍殺將若芒刃乍東西南北不定色失本色逆行失度不有破軍必有屠城

京房外傳曰熒惑乘凌七星成鉤已者其國有火災亦曰宮中有火災若芒角乍明乍滅者其分憂兵若芒角色青不定其野有戰主流血地上若芒角色白乍明乍滅者其國有大兵起若色赤色火災色黑則天都有大水

主有女

喪色黄則有赦令

文曜鉤曰熒惑逆犯七星若經天守七星及五十日不去者其國有死君若經天復成鉤已者其國憂兵失地亦曰有屠城

乾象新書言熒惑逆犯七星環繞去而復居之則其分有立諸侯君逆行不順執失本色其国憂兵亦主女喪

春秋玄命包曰熒惑不當守七星而守之是謂逆犯則其國憂兵喪亦曰天都失地亦曰賢人受辱

夏氏占曰熒惑失行犯七星其國紀綱壞王道衰微

亦主宮中有憂

荆州總占曰熒惑當守七星而不守過期復居七星

是謂悖犯亦曰逆犯其國憂兵

鎮星犯七星

天文別録曰鎮星逆犯七星在陽則王道不舉法度

隳壞在陰則賢人路塞姦邪並進若鎮星犯

守七星環繞成鈎己其野憂兵亦曰不有破軍必

有屠城

天文總論曰鎮星若經天居七星七十日不去

復居之所宿國憂兵災亦曰宮中有陰謀

京房外傳曰鎮星失本色逆行失度犯七星則天都有兵火若有芒角守之其野賢人犯法而死亦曰貴者死非命若芒角依明滅其國有喪

文曜鈎曰鎮星乘凌七星行不循軌其野有更王乘之不去六十日至百二十日者有土功勞廢民力內有兵憂

乾象新書曰鎮星逆犯七星有芒角不定居六十日復居軒轅環繞成鈎已復居七星其分女主有憂亦主皇后有疾又曰環繞成鈎已復居七

星者天子有内變亦曰天都興土功有兵變

黄帝占曰鎮星犯七星魁有芒角灼耀代東代西則其野有更王亦曰有自立諸侯

一行游儀後論曰鎮星逆犯七星下三星有芒刃代南代北其野有死星不爾則失地屠城

京房災異後序曰鎮星出入留舍七星居之又去去之復來居之及環繞成鉤己者其國憂兵火亦主盜賊四起及急兵事

太白犯七星

天文別録曰太白逆犯七星不順軌度不得本色

有軍不戰亦主賢士失職

天文總論曰太白經天犯七星一二寸許則諸侯擅

天子命亦曰人臣僭上其國有憂兵

石申曰太白有芒角逆犯七星及失本色其分有兵

火邪正並用治道不興

陳卓敘占曰太白光芒四出不循軌度逆犯七星亦

主暴兵起若光芒依東依西環繞成鉤已守七

星七十日既去復居之則其分女主干政亦曰有

女喪

京房外傳曰太白經天犯七星居軒轅環繞復居

七星其分有白衣會亦主兵喪
陳卓叙占曰太白乘凌七星居之不去復有芒角乍明滅者陰謀不成凌之太深者禍重謀成有易王
一行游儀後論曰太白不當居七星而居之其野大戰當七星而不居其國王道平
荆州總占曰太白不順軌度又失色及有芒角當居不居當入不入乘凌不去是謂亂行太白亂行在七星天子自將兵亦曰有暴兵自内出
京房災異序曰太白留舍出入不定環繞成鉤已

不靜是謂逆犯太白逆犯七星天都
有兵火亦曰有急兵舉
夏氏占曰太白犯七星魁光芒七星不見者有兵
兵止無兵兵起亦主有暴兵盜賊四起

辰星犯七星

天文別錄曰辰星犯七星其分有兵喪及急兵起
辰星逆行失度犯七星及有光芒乘凌七星
其分有庶人衣服之僭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守七星不順軌度則其軍
政隨令廢大將受刑若去而復居之及四十日臣下

有謀

京房外傳曰辰星乘淩而入七星魁中則後宮有火若出守下三星則其分憂水傷禾稼

荆州總占曰辰星逆行失度守七星則兵將不協情有軍叛血流天都若逆行出七星犯軒轅則後宮有兵變亦主有陰謀

石申曰辰星犯守七星色青則國殺大將色白則其分有死君將屠城邑色黃則有土功色赤則憂火災色黑則憂大水傷禾有饑民

曰辰星犯七星魁中乘　及四十日

亦主姦臣有謀

京房災異後序曰辰星守七星其野有兵若順軌度守之其國橋梁不通若有芒角不定則姦臣有陰謀

文曜鉤曰辰星逆行入七星是謂亂行辰星亂行不救則有姦臣賊子槖害國政其救也修舉王道彰明法度進賢退不肖災輕其禍淺

客星犯七星

天文別録曰客星凌犯七星其國諸侯相謀兵事暴起若乘之不去芒角乍東乍西乍南乍北者

其分有急兵

天文總論曰客星色赤乘七星而不去居六十日已上其下臣憂客星入留舍七星往來及四十日已上者其國有叛臣

郗萌曰客星舍七星其分賢人受禍姦邪並進若舍之去而復來者其國有憂

京房外傳曰客星入七星天都起暴兵亦曰有兵大戰若色赤則憂火色白憂兵起色青憂大臣有謀色黃則憂土功有變色黑則憂諸侯更立

客星有芒角射七星暗則臣下

下東下西下南下北則其分暴

兵起亦曰有兵兵止無兵兵起

夏氏占曰客星留舍往來居七星中與七星均明其

分有諸侯攻戰亦主有使至及兵事守之不去及

百二十日則其國外寇至傷害人民

石申曰客星陵朱鳥貿人避邪佞小人在君側人

臣相謀治道不舉

一行游儀後論曰客星犯守七星則蒼角射軒轅女

御星其國有女主擅權亦曰女主干朝政

彗星犯七星

天文別録曰彗星光芒出七星犯軒轅則女主有憂亦曰後宮有兵火災

天文總論曰彗星本在七星光芒指他宿及丈餘已上者所指國受殃亦曰有兵憂

石申曰彗星本在他宿光芒犯七星光孛魁中不見七星其分有死君亦曰有更王故星傳言星本所在小吉芒刃所指除舊宣新者謂此

井德曰彗星本出七星光芒射他星隨所宿國受禍量其所歷淺深定災之輕重若光芒在七星

后妃有憂衛女御則嬪妾有災

曰彗本大者禍大彗光遠者禍長
然彗犯七星及夫餘不滅經七日其國災輕經二十
日者災重不盈尺者尤淺
一行游儀後論曰彗出七星王命更新彗入七星
人臣叛命彗之出入謂本與光芒也本在七星而
光出為出本在外而光射為入傳言柄之所在
不可擊者亦是意也
武密曰彗星犯七星光芒灺若火焰上及軒轅或下
陵天廟者主天都有兵變亦曰王者革命
魏少帝正始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

宗廟壞王室毀亦曰失地

夏氏占曰孛星在七星光芒及尋丈在野有叛臣亦曰有女主干時政

陶隱居曰孛星出入七星往來光芒不定色赤黄其下流血毒害賢能良民塗炭

流星犯七星

天文别録曰流星犯七星王道廢王室卑若色黄天子有使至色蒼白有兵事舉若黑有暴兵起色青賢良退

軒轅後宫有進美女

軒轅　七星則朔有妬賢害能之士

京房災異後序曰流星犯七星出入抵觸者其分有流星散徙及良民受禍

乙巳略例曰流星犯七星王者遣使出疆亦曰其野有兵喪

陶隱居曰流星犯七星色白光炷若火其分有死相亦曰使臣進

一行游儀後論曰流星犯七星光芒長及尋丈其野有拔城流星自七星出有內變若自他宿來

色白積二十三日滅占曰七星爲周分野主兵喪至
嘉平元年晉宣帝誅曹爽兄弟及其黨與皆
夷三族京師嚴兵

孛星犯七星

天文別録曰星孛七星中其分有女喪亦主兵若
去而復來其野諸侯相殺戮有屠城有失地
天文總論曰星孛干七星光炬者其野兵叛亦主盜
賊四起若色蒼白其下有屠城
一行游儀後論曰星孛七星光長數尺食頃滅其
至亦曰　方不庭

赤光長者其野有革命

諸侯若色白光長其分有兵兵止無兵兵起

石申曰孛星入七星魁中其分有立王光芒四散不定

其國有陰謀不成若光芒不散灺若火焰者人

匪閒賢路小人在位王道不脩明

京房災異後序曰孛星在七星光芒四出來而復去

旣去復來其下有拔城

黃帝占曰孛星入七星宮中有火災孛星出入七

星有外寇至其野有兵災

武密曰孛星在七星色蒼白光芒長盈尋丈其野

抵犯七星及赤色者有外寇暴至塗炭良民

荆州總占曰流星出入七星中有焰炏若火炬若然其分有叛臣若色黄為使星從外抵七星者有外國使至自來抵他宿王者有受命出疆之臣共舉國兵事

、雲氣犯七星

天文别録曰蒼白氣入七星中其分憂兵喪赤氣入七星為外寇赤氣出七星為内變黒氣環繞七星有陰謀

黄氣出七星中有　亦曰

土有白氣貫七星其下破軍殺將

七星則分有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六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七

河閒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張宿前論

張宿統占

傳曰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

飲食賞賚之事占曰明則王道平天子

得天之中

石申曰張六星赤爲朱雀喙主天厨飲饍賞賜事

占曰明吉暗今金火犯守則其國兵起

天文別録曰張六星爲朱雀喙朱鳥南方之神柳

爲喙七星爲頭張爲嗉以次第論之張得其深

者也朱雀喙爲天厨宰朱鳥嗉亦爲天厨也

宜矣星明無芒角則寳玉集府庫珍寳爲宗廟

用星暗不見則寳玉散民間臣下僭用寳器

京房外傳曰張主賞賚明潤色黄星不支離則王

者信賞必罰明有芒角則天下賞罰濫行星暗不
見則王者失賞罰柄星不聯屬則諸侯擅賞罰

一 行游儀後論曰張主天厨飲食石申言為朱鳥嗉
者此也星明得常則天厨官得其人星暗失本色
則天子有飲饍之憂亦曰以疾減常饍

陳卓叙占曰張主寳珍宗廟所用張近天廟故主
珍寳為宗廟所用星明大失常色則宗廟珍寳
憂火災星明大有芒刃則珍寳為庶人有星不
聯屬及中四星不明則宗廟有土功興造之役亦
曰寳玉有毁棄之憂

黃帝占曰張為天厨亦主飲食衣服寶玉

事星明則吉星暗則所主皆凶星欲失常則天道

不行亦主天子禮樂征伐賞罰之柄臣下擅之

張宿所主分野度數

傳曰張六星一十八度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三度

在赤道外一十二度

舊經張六星一十八度距西第二星去極九十七度

唐一行測張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度

天文別録曰張其分野屬河東外國弘哲訶陵婆

利并九小國

張宿所管星

軒轅在張北其大星入張二度其左一星入張八度

中台二星其北星入張二度

少微星其東南星入張一十七度

靈臺星其北星入張一十六度

內平星在中台南其東南星入張七度

太尊星在中台北入張四度

長垣星南北列其南星入張一十二度

東甌星在翼南其西星入張八度

日蝕張宿

天文別録曰日蝕張宿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
蝕自上始者其國宗廟毀蝕自下始者則賞
罰不中蝕從中者王道不興天子有飲食衣
服之憂
石申曰日蝕張宿中有黑氣掩覆往來則宗廟
所用寶玉散用庶人亦曰其野毀宗廟
河圖稽曜鉤曰日蝕張宿在甲乙日則其野歳
饑下民有飲食之憂在丙丁日則其國宗廟
憂火災在戊己日其國宗廟興土功致民怨在
庚辛日則其野有兵喪在壬癸日其國宗廟

有水毀之厄

詩緯推度曰日蝕在張自上始者天子奢侈尚實王衣裳文繡之美自下始者庶人有衣服之僭自中蝕者天子禮樂征伐臣下擅之

夏氏占曰日蝕張宿色青則刑罰不中禮樂不興色白則其野有兵喪色赤則宗廟憂火色黃則賞賚不自人君色黑則宗廟毀移

春秋玄命包曰日蝕朱鳥喙刑賞失中衣服無度

荊州總占曰日蝕張宿陽不尅陰也故主刑罰不自天子出又曰陽微陰盛君蔽臣恣故

有飲食衣服之僭

司馬彪曰日蝕張宿王者府庫失珍寶亦曰宗廟憂火災

晉惠帝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潜潭巴曰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道消京房占日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主

日暈張暈

天文別錄曰日暈張宿不周徧期五日有風雨日暈張內赤外黃中有黑氣者天子失賞罰柄日暈反三重內黑中蒼白外青赤者王道廢禮

樂不興刑罰不中宗廟有憂

京房災異後序曰日暈張及三重已上多青赤內黑氣相摩者其野有白衣會及五重內白外青黃旁無雲氣者其野貿人受辱亦曰府庫憂火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暈張七重至九重內多赤黃外多青白旁有璚珥氣者璚音瓊日旁氣也其野有憂兵喪亦曰王者惡之

海上占曰日暈張復有白虹貫之內外如環結狀天子憂宗廟亦曰天子有珠玉衣裳之後

夏氏占曰日暈張有白虹貫之不問暈色及數

其國有白衣之會亦曰天子失宗廟

陳卓叙占日日暈張侵及天廟其野有宗廟憂

暈侵天相則其野臣下受禍

大象旁通曰日暈張衣裳失度天子有飲食憂

亦曰寶玉不爲宗廟用賞罰不自天子出

乾象新書曰日暈張不救則其野受殃其救也天

子謹法度明賞罰恭宗廟興禮樂節衣服飲食

之用則暈不爲殃

月蝕張宿

天文别録曰月蝕張宿其野當赦不赦故月爲之

蝕董仲舒災異對曰臣行刑執法不得其中濫及善良則月蝕蝕張則其分賞罰不得中濫及善良

河圖帝覽嬉曰月蝕張則刑罰失中臣下竊柄怨氣上達則月爲之蝕石中曰張主賞罰之事者謂此

文耀鉤曰月暈張宿則大臣失刑蝕張其野失刑夏氏占曰月蝕張從上始者其野失法從下始者其國失令從中蝕者其國失賞亦曰從上始則人君當之從下始者大將當之從中始者宗廟當

之

荆州總占日月蝕張色赤則其野諸侯擅禮樂色白則諸侯擅征伐皆不自王者出色青則其野有衣服之侈飲食之奢色黄則王者治道不舉其國有宗廟憂色黑則憂水

大象通占日月蝕張宿在甲乙日則賢者受辱邪佞並進在丙丁日則刑賞失中在戊己日則宗廟興土役在庚辛日則其國衣白有大喪在壬癸日則天子失栖宗廟有憂

宗房災異後序日月蝕張孟月上旬則其分失刑

賞仲月中旬則其國有征伐季月下旬則其國臣

下恣竊主柄

乾象新書曰月蝕張不救則其國失賞罰毀宗廟

府庫遺珍寶臣下竊主柄其救也修政事明賞

罰之權事宗廟謹四時之祭其蝕也不爲災

月暈張宿

天文別録曰月暈張宿暈不周徧者期五日有風

雨若暈周張星度其野臣下有憂亦曰臣下失

刑若暈三重内黑外白則其野有兵亦曰臣下

受刑獄

天文總論日月暈張宿及五重內赤黃外蒼白中

有黑氣環繞者其野失刑賞栖亦曰臣下僭刑

賞權

春秋玄命包曰月暈張宿七重至九重者外有白

氣如環貫暈其野宗廟有憂亦曰臣下有叛

志

夏氏占曰月暈張張主賞賚月蝕張賞賚失中亦主

人臣竊栖若暈及三重內一重色白次青白外蒼黑旁有

青黃赤白璚珥者其分治道廢賢臣死宗廟有憂

郗萌曰月暈張及九重者不問暈色其國有陰謀

亦曰臣下竊權女主有憂

大象通占曰月暈張侵天廟者宗廟有憂珍寶下

為國用臣下有邪佞之人張主宗廟又暈周天廟

星其為宗廟有憂理亦明矣凡月暈主陰是陽

不勝陰君敵臣恣暈張尤甚

乾象新書曰月暈張張主天厨飲食又為朱鳥嗉

暈張則其國侈飲食不救則飲食衣服奢侈

無度其救也減常饍避正殿謹衣裳夫繻之侈

其暈不為殃

月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月犯張宿其野有女主憂亦曰有女喪

凡月犯張有深淺其爲殃有輕重相去七寸者爲淺相去五寸者爲深犯之淺其野賞賚失中犯之深則宗廟有憂

天文總論曰月犯張宿其野有飲食衣服之侈亦曰庶人尚奢侈

京房災異後序曰月犯張天厨有火災行陽道犯之深者其國臣下有叛謀行陰道犯之深者其野臣竊爵賞權

陳卓總占曰月犯張中四星其國君失權人臣專

恣若犯之淺者主有飲饍之憂亦主厨宰失職

郗萌曰月犯朱鳥喙則其野宗廟憂火災朱鳥南

方火神張主宗廟月犯之其憂火災宜矣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七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八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張宿後論

歲星犯張宿　熒惑犯張宿

鎮星犯張宿　太白犯張宿

辰星犯張宿　客星犯張宿

彗星犯張宿　孛星犯張宿

流星犯張宿　雲氣犯張宿

歲星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歲星犯張不失本色順軌度犯守之則其國治道平賢人用若逆行失度犯守張宿六十日不去去而復居之則其國毀宗廟亦曰其分失地

天文總論曰歲星逆犯張宿經百二十日不去則其國失賞賚濫及無功若逆犯張宿居之而去去而復居之往來再三者其分失刑威亦曰臣下專恣刑賞不自王者出

石申曰歲星逆犯張宿環繞成鈎巳則其國受兵亦曰宗廟憂兵火張主宗廟歲逆犯之而成鈎

已故曰宗廟有兵火

黃帝占曰歲逆犯成鈎已所宿國憂兵火災故曰石申

言宗廟憂兵火災者謂此

河圖遺書曰歲星失行不順軌度犯張宿其分臣下

竊柄賞賜失中若犯之有光芒陵迫張星不見者

人君惡之若犯之有本色乍東乍西光芒微小者

其國失賞罰

大象通占曰歲星逆犯守張經五十日至一百日不

去者其野有兵起宗廟有異謀若光芒四散居

之不去及百日者其分濫刑賞禮樂征伐出不自

王者亦曰諸侯相攻

京房外傳曰嵗星經天犯張宿及有芒角光明侵奄張星其分有諸侯華命改宗廟易社稷

一行游儀後論曰歲星失行逆犯張宿其野有死君亦曰宗廟易若失色本度犯之是謂易常歲易常國君亡

熒惑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熒惑逆犯張宿則宗廟社稷有憂亦曰宗廟更華若光芒四散及失本色本度則其野有立諸侯若不循軌度其國憂兵火

天文總論曰熒惑逆犯張宿則臣下專賞罰之柄

若芒角四出不循度犯張則天子憂宗廟珍寶

陳卓叙占曰熒惑犯張居之二十日而復去去而復

居之則宗廟有急兵亦曰臣下有衣服之僭若

失行犯之而不去及百日其野流血

黃帝曰熒惑犯張宿逆行失度是謂改常熒惑改

常逆犯張宿則天子受制於諸侯

宗房災異後序曰熒惑逆犯張宿色青則其野華

禮樂失刑責色白則其分有兵喪色黃則其國

宗廟與土功色赤其野失實玉色黑則其國君示

節儉有飲食衣服之後

文曜鈎曰熒惑逆犯張宿不循軌度有芒角四出乍東乍西乍南乍北其光不定者其野有屠城毀宗廟寶器若光芒微細而不失本色者其國治道不舉其為殃也輕

大象通占曰熒惑犯張宿其野憂兵火臣下有飲食衣服之後逆犯有芒角其分失刑亦曰執法者濫及善良

鎮星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鎮星逆犯張出入留舍芒角四出其野

有兵暴起犯之失本色及不循軌度及二十日其野

大臣有叛謀亦曰諸侯擅王者柄

天文總論曰鎮星逆犯張宿居之久而不去及百日

環繞成鈎巳者其國有社稷宗廟之憂亦曰有

自立侯王

黃帝占曰鎮星變色失行逆犯張宿所臨國失刑政

大臣受禍

陳卓叙占曰張主宗廟珍寶亦主賞賚及飲食衣服

鎮星失行犯之其野宗廟珍寶亦主憂毁棄賞

賜臣下專權濫及無功衣服飲食奢侈無度

大象通占曰鎮星犯張宿居之百日有差角四出又失本色不救則其野更立侯王其故也制節謹度興王道明賞罰謹四時宗廟之祭其祀也不為殃甚即人臣當之

乙巳略例占曰鎮星若經天守張其野大荒歉人民散徙就衣食故石申言張主飲食衣服者謂此也

京房災異後序曰鎮星失度失行居張一百日不去是謂改常鎮星改常王者尚奢侈臣下酷法害民

荆州總占曰鎮星出入流舍張宿又失本度不循軌者是謂亂行鎮星亂行張宿賢者𢑽囚受辱

太白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太白逆犯張宿則野失刑賞亦曰國憂兵喪若失行不循軌度逆犯張宿其野有自立侯王亦曰人臣擅天子權

天文總論曰太白經天逆犯張宿其國濫賞賜普及無功若環繞成鉤巳犯張中四星光芒陵張星無光其國有國喪亦曰有白衣會

陳卓叙占曰太白失行逆犯張其國失刑賞權亦

曰人臣侵主權若光芒四散不收其野人臣失刑法

罪酷無辜

河圖帝覽嬉曰太白晝行經天逆犯張宿其國憂

兵喪亦曰其分更王光芒四出不定或居之復

去去而復留光芒下東下西其野憂宗廟失

寶器亦曰王者憂神器

夏氏占曰太白經天失色亂行犯張其野有兵火

亦曰國君當之

乙巳略例占曰張主宗廟珍寶君太白逆度犯之

其野憂宗廟失珍寶之器若光芒炫若熖燈犯

守張宿其國有大喪亦曰有女主喪

一行游儀後論曰太白犯張宿光芒四出及失本色亦不循軌度其國有暴兵起亦曰諸侯交攻

大象通占曰太白犯守張宿其色白有光芒則臣下有憂色青則憂刑法失職色赤則憂宗廟火色黑其國大水

漢孝惠帝二年七月乙丑金木火三星合于張占曰內外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屬周地今之河南也又為楚三年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侯吳楚之弊遂敗之

辰星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辰星犯張宿其野君不節儉有飲食衣服之修若光芒四出則其國憂兵火

天文總論曰辰星乘陵張宿居之及五十日不去其野有廢政亦曰王者失柄

黄帝占曰辰星犯張宿若居之百日環繞成鉤已而去其野有大喪亦曰女主失寵外戚受誅

一行游儀後論曰張主賞罰辰星失行犯之其野賞罰人臣擅之亦曰女主干特政

文曜鉤曰辰星干犯張宿若經天陵犯久而不去及一

百日其野宗廟失珍寶亦曰庶人不節儉有奢
侈之風
河圖帝覽嬉曰辰星失行乘陵張宿則宗廟憂火
災若犯之出入留舍不定則大水傷禾稼歲饑民
流亡
春秋玄命包曰辰星逆犯張星光芒乍東乍西則其野
流血兵起
荆州總占曰辰星失度失行犯張其國更立若色白
其國兵起不有破軍必有屠城色青其分宗廟
失祀典色黃則宗廟興土功色青其國有火災色

黒其分憂大水

石申曰辰星犯張宿乘陵不去變色失行是謂攺常辰星攺常犯張則天子失刑賞臣下竊主柄

客星犯張宿

天文别録曰客星陵犯張宿其野諸侯擅征伐亦曰刑賞自臣下出

天文總論曰客星犯張宿乘之二十日而不去者其野臣下失刑亦曰執法者失職

河圖稽曜鉤曰客星留舍張宿其野諸侯自相侵伐若芒角四散不收其國暴兵至

乙巳略例占曰客星乘陵犯張宿其野臣下専制不
用天子法度
大象通占曰客星乘張則天子遣使出疆若有芒
芒侵張中臣下不受制於天子亦曰臣下竊主柄
黄帝占曰客星犯朱鳥嗉其野有飢民黎庶流
亡若光芒四散其國失刑賞權
京房災異後序曰客星犯張宗廟更張亦曰人主
憂社稷若犯之不去及百日其野有自立諸侯
亦曰女主干政
陳卓叙占曰客星犯張色青有芒角其國姦臣並

進若舍之不去色白其野憂兵色赤則宗廟有
火災亦曰女主惡之色黄有芒角則其野有陷
城亦曰失地色黒其分憂兵起
石申曰客星留舍往來居張宿其野諸侯失職擅
王者制亦曰臣下教謀居七日而去謀不成十日
已上爲殃甚大
一行游儀後論曰客星使者星也犯守張宿無芒
角色黄潤不動者其國來天子使若有光芒而
變色四出者其分有兵起亦曰大將將兵征伐
其野

、彗星犯張宿

天文別錄曰彗星芒刃及孛文犯張宿其野攺立侯王亦曰外戚干朝政

天文總論曰彗星芒刃不盈尺犯張宿其野有死君亦曰有死大將

陳卓叙總占曰彗星芒刃炷若火炬然所宿國受殃亦曰女主有喪若本在張其所宿國禍輕芒刃所指尤甚若彗本在外芒刃指張宿其國人君惡之

石申曰彗星本出張宿光芒射地星所指國受禍宗

廟失寶玉光芒所指其野有陵城棄宗廟

宗房災異後序曰彗本大光芒長者禍重本小光芒短者禍輕若彗出光芒長及丈餘犯張其國受兵若彗出光芒長及二丈犯張其野更立諸侯彗本出光芒長及三丈至五丈其野諸侯自相侵伐若彗出光芒竟天其國王者革命宗廟改更

宗房災異後序曰彗見除舊寘新彗出芒刃指犯張宿其野改更宗廟亦曰臣下有陵上謀

河圖稽曜鉤曰彗出光芒犯張其國臣下叛謀不

成光芒及丈餘主臣下不受制于君
大象通占曰彗本出張宿所宿國失刑賞柄亦曰臣
下專賞罰權若光芒射張炧若炬火其野有
白衣之會亦曰有女喪
後漢靈帝光和三年冬彗星出東行至張乃去
張周地彗星犯之爲亂兵後四年京都大發
兵擊黃巾賊
魏少帝正始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丈色
白進至張積二十三日滅占曰張爲周分野主
兵喪至嘉平元年宣帝誅曹爽兄弟及其黨

與皆夷三族京師嚴兵三年誅楚王彪又襲太

王陵於淮南淮南東楚也魏諸王幽于鄴

孛星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孛星干張光芒炧若火炬其分有兵起

亦曰王者失刑法

天文總論曰星孛干張色青其野歳饑有流亡之

民色白其分有兵起色赤其野宗廟有災色黄

其野有土功色黑其分臣下失刑執法者枉法

害無辜

京房妖傳曰孛星出張宿其野有盜賊起亦曰內

有兵變

一行遊儀後論曰孛星出張光芒抵天廟其野憂

火災亦曰有暴兵至

河圖稽曜鉤曰孛星抵張宿若光芒環繞久之其

野有不庭方亦曰有擅權諸侯

陳卓敘占曰孛星抵張宿久之復去其國有拔城亦

曰不有破軍必有屠城

夏氏占曰孛星抵張久之復去去而復來其分有外

寇至

黃帝占曰孛星抵觸張宿其國有叛臣

漢孝武帝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宫至於天漢春秋星孛于北斗齊魯晉之君皆將死亂今星孛歷五宿其後濟東膠西江都王皆坐刑削黜自殺淮陽衡山謀反而誅

後漢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之所生爲兵亂其所以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言猶有所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舊布新也張爲周地星孛于張東南行即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

爲亂兵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卯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卒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舊布新之象

晉太康二年八月星孛于張占曰爲兵喪至四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瑯琊王伷新都王該薨

晉孝武皇帝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張占曰爲兵喪至太元元年七月苻堅破涼州虜張天錫等

流星犯張宿

天文録曰流星使星也色黄潤則天子有使出疆若變色抵張宿其野有兵起

天文總論曰流星抵觸張宿旁及天廟則其野失刑賞若光芒炸若火炬屈曲如蛇其野有自立諸侯不受制于天子

京房外傳曰流星抵張若光芒從外至其國有天子使因兵至光芒從内出天子有使出因兵遣

陳卓叙占曰流星抵觸張宿其分有流亡民亦曰天下大荒糴貴

河圖稽曜鉤曰流星抵張張主宗廟流星觸之則
宗廟有憂亦曰天子失賞罰之柄
一行游儀後論曰流星抵張宿其分有内憂亦曰女
主干天子權
乙巳略例占曰流星犯張宿其國飢食民散徙
雲氣犯張宿
天文別録曰蒼白氣干犯張宿其分憂兵火若蒼
赤氣掩張有内變亦曰有陰謀
天文總論曰赤雲竟天抵張其國有諸侯相攻亦
曰有不庭方

陳卓叙占曰青雲氣如足練竟天掩觸張宿其野有更王若赤氣環繞張宿其分有兵兵止無兵兵起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九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翼宿前論

翼宿統占　翼宿所占分野度數

翼宿所管星　日蝕翼宿

日暈翼宿　月蝕翼宿

月暈翼宿　月犯翼宿

翼宿統占

傳曰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倡戲樂又曰主夷狄

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則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
夷使來徙則天子擧兵
石申曰翼二十二星赤爲樂府又主夷狄占曰明大
則吉王道禮樂彰法度著四夷來賓移徙則兵起
天文别録曰翼爲樂府王者治定功成則翼星明大
治功不擧則翼星暗微然王者制禮作樂繫乎
治功故石申言翼星明則禮樂興者謂此
大象旁通曰翼星亦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星明
則四夷來動則蠻夷使至星不聯屬則四方不庭
星移則天子自將兵星暗則外寇至

黃帝占曰翼宿明吉暗凶動移兵起所宿國當之

陳卓紀占曰翼二十二星星暗則治道不舉星微則四夷內侵星支離不相聯則遠方不庭搖動則夷狄使入中國

京房外傳曰翼為樂府之宿亦主倡俳石申言明大則吉然明大謂黃潤而明不失本色則吉若明大有芒角乍東乍西乍南乍北光芒不定者其國君淫女樂亦曰有進俳倡入宮中者

荊州占曰翼宿又主四夷明大則四夷攸服星暗則諸侯不受制星移則天子自將兵征不庭方故星傳

言翼星貴明不貴暗貴靜不貴動徙者尤甚

翼星所主分野度數

傳曰翼二十二星一十八度距中行西第二星去極一百四度在赤道外一十二度

舊經翼二十二星一十八度距中行西第二星去極九十七度

唐一行測翼宿距中行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三度

天文别録曰翼宿楚之分野屬鶉其野屬荆楚南陽南郡江夏外國稜伽婆路没羅并九小國

翼宿所管星

太微十星東西各五星其西蕃北星上相入翼一度南
門右星為右執法入翼一十一度
下台三星在太微西蕃北其北星入翼二度
五帝内座在太微垣中央黄帝座入翼一十一度半四
帝四方去黄帝座二度
内屏星在黄帝座南其西北星入翼九度半
常陳星在帝座北其西星入翼九度
明堂星在右執法南其北星入翼七度半
太子星在帝座北入翼一十一度
從官星在太子西入翼八度半

幸臣星在太子東入翼一十五度
器府星在軫南其西北星入翼一十度
軍門星在軫南其西星入翼一十五度
土司徒星在軍門南其西北星入翼一十四度

日蝕翼宿

天文別録曰日蝕翼宿其國政事不修于内考伏則

攘于外國將棄祀

天文總論曰日蝕翼宿其分人君荒淫治道不舉

尚鄭衛遠正聲故石申言翼主樂府倡俳者謂此

陳卓叙占曰太陽蝕翼自上始者則遠人不服自下

始者外寇至從中始者人君荒淫亦主進美女
河圖帝覽嬉曰日蝕翼宿戒君遊樂不宜出宮
京房災異後序曰日蝕翼在甲乙日則其國進倡女
入宮中日蝕翼在丙丁日則其國人君淫酒湎色
禮樂隳壞在戊己日則其國有侵伐之憂在庚
辛日其國君自起兵破軍殺將在壬癸日其野君
不修文德遠人不服
耒曜鈐曰日蝕翼宿色青則夷狄問罪所宿國色
白則有兵兵止無兵兵起色赤則樂府有火災色
黃則其野修宮興土役色黑則負海有寇至所宿國

夏氏占曰日蝕翼宿旁有黑雲氣夾往來近日相奄
覆者其國君荒淫沈湎酒色不修政事有夷狄內
侵之憂
大象通占曰日蝕翼宿不赦則人君當之其赦也內修
政事外攘夷狄興禮樂謹法度修德以禳之雖
蝕不為殃
後漢章帝建初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蝕之在翼
六度翼主遠客冬東平王蒼等來朝明年正月
蒼薨 潛巴曰辛未蝕大水古今註曰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
後漢和帝永元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日有蝕之在翼

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爲寇

後漢安帝元初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潛潭巴曰丙申蝕夷狄內攘石氏占曰王者失禮宗廟不親其歲旱

後漢順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蝕之在翼九度　潛潭巴曰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京房占曰近臣欲戮身戮辱後小旱

後漢冲帝元嘉元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蝕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聞翼主倡樂府時上好樂過　京房占曰庚辰蝕君易賢以剛辛火自傷從有水

日暈翼宿

天文別録曰日暈翼宿不出三日有風雨謂其不周
徧止應風雨若暈周反三重中有黒雲氣往来掩
覆者其野不修文德夷狄交侵
天文總論曰日暈翼宿内赤外蒼白其野王道淩遲
遠人負固暈翼三重及五重内青赤外黄白旁有
璚音瓊珥中有黒氣相掩者其國君滛荒不修政事
京房災異後序曰日暈翼七重至九重内黄白赤外
青蒼黒者其野有更王亦曰諸侯不受制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暈翼宿復有白虹貫之環結如
連環者其下有白衣會亦主國有大喪

海上占曰日暈翼宿七重旁有璚珥日旁氣也上有冠氣者其下居憂兵起若有異氣奄覆者其分有使來氣自內出者使自內出氣自外入者使自外至

大象通占曰日暈上侵明堂及五重者其野有死君及九重者有爭命亦曰分裂之象

詩緯推度曰日暈翼宿有黑氣環繞于外其野君荒淫不修政事將失國若暈及七重以上有黑氣奄之後去去而來則夷狄有兵起交侵中國

月蝕翼宿

天文別録曰月蝕翼宿其野期百日有遠人來若

蝕幾既復黑氣掩覆如夜者其野有自立諸侯

亦曰有叛臣

天文總論曰月蝕翼宿當赦不赦臣下失法人君不

遵王道淫酒女色故月為之蝕翼

陳卓叙占曰月蝕翼宿色青則其分臣下失刑君不

修德色白則外國入寇色赤則樂府有火人君慎

出宮中色黄則臣下專制色黑則夷狄不賓交侵

所宿國

春秋元命包曰月蝕翼宿從上始者禮樂不興

諸侯擅禮樂征伐之柄不由天子出從下始者主遠人

不賓賑王命從中始者天子自將兵中始亦黑箄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蝕翼宿其野有䄂言害國政誣良善淫女色人君不能禁若有黑雲氣掩覆其野臣下僣天子權

大象通占曰月蝕翼宿在甲乙日其國巫淫並作貿良受禍蝕在丙丁日其野有叛臣陰謀不成在戊巳日則其國失法臣下有獄死者在庚辛日夷狄兵起在壬癸日其國有更王

石申曰月蝕翼宿不赦則夷狄交侵所宿國其赦也

脩文德以来遠人緝治功以興禮樂故月蝕翼不

爲殃

大象旁通曰月蝕翼宿不赦其野有自立侯王亦

曰人臣有叛謀

、月暈翼宿

天文別録曰月暈翼宿若一重及再重不及他星其

野人君好淫樂臣下多諂諛

天文總論曰月暈翼再重上有白氣氣乘之中有黑

氣相奄往来者其野受兵亦曰諸侯逓相交侵

陳卓叙占曰月暈翼宿及三重內赤黃外青白中

有黑氣相奄者其野失地

石申曰月暈再重在翼復有白環繞連結如環內外
相貫者其野有自立諸侯亦曰有分烈之象
春秋元命包曰月暈七重在翼不及他宿者其宿國
受殃若外侵明堂則王道陵遲臣下專恣若外侵靈
臺則天子慎遊樂
郗萌曰月暈九重在翼外周太微西垣犯上相次相
則人臣有憂犯上將次將則大將惡之犯右執法
則執法者失刑
大象通占曰月暈翼宿暈色純白中有黑氣奄月不
見者其野女主有憂亦曰天子淫女樂

乾象新書曰月暈三重至五重在翼者色蒼白無他色外復有白圓光如環叉復相貫如連環狀其野君荒淫騁恣嗜聲色尚奢侈國政隳𡡉無德以穰之其殃尤甚

月犯翼宿

天文别録曰月犯翼宿其野有女喪亦曰臣下有憂月犯翼犯之淺其野失禮樂征伐柄犯之深其野有兵起

天文總論曰月犯翼宿其國有使至自外國進美女亦主俳倡入宫

京房災異後序曰月犯翼中從西第二距極星若奄之
不見其國后妃有憂亦曰臣下有憂
陳卓叙星占曰月犯翼中星樂府有受寵伶官亦曰
有受寵俳倡
郗萌曰月犯翼宿其野遠人至月行陽道則遠人
貢物至月行陰道則遠人負固亦曰有外寇至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九

